

數百文化精英虎口脫險 東縱老兵揭秘香港大營救



香港以其特殊的地位，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為中國和國際反法西斯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香港淪陷後，香港地下黨和抗日武裝共同營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愛國民主人士，連同國際友人及其他人士共800多人，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這場足跡遍布11省市，行程萬里以上的營救行動，竟無一傷亡。近日，大公報記者採訪了參與行動的巢湘玲女士，並結合史料，回顧73年前那場驚心動魄的香港秘密大營救。
大公報記者石華、唐剛強深圳報道

東江縱隊抗日戰士老照片
網絡圖片



1941年12月12日早上，日軍攻入尖沙咀，前方為尖沙咀鐘樓 資料圖片



東縱老兵巢湘玲（左）在看材料
大公報記者石華攝

今年已有94歲高齡的巢湘玲，是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兵，因骨折和腦出血，這位來自香港的傳奇革命老戰士正在深圳博愛醫院進行療養。近日，大公報記者如約來到醫院探望老人，從老人講述中，鏡頭悄然推到了73年前的香港。

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刻對全城封鎖戒嚴，大肆搜捕抗日分子。與此同時，香港各大漢奸報刊開始在醒目位置刊登日軍要求在港文化名人進行登記的消息。原來日本人從早已搜集的情報中獲知，有大量中國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旅居香港，便開始設法搜捕。

營救《漁光曲》導演蔡楚生最難忘

巢湘玲回憶稱，那時的香港籠罩着恐怖的陰雲。大批日軍湧入市區，遍布崗哨，濫施淫威。日本人的目的很明顯，他們不僅僅要佔領香港，更要在精神上征服香港乃至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受到嚴重的威脅。

危急時刻，有人一直關注着這批進步文化人士的生死安危，得知消息的周恩來急忙電告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要他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萬無一失地把文化人士營救出，安全送到游擊區和大後方。通過撒網式的搜索，分散在各地的文化人士逐漸被聯繫起來，準備撤離香港。

當時，巢湘玲和丈夫陳亮明戰鬥在長洲、大嶼山一帶，為港人抗日的歷史中留下濃重的一筆。當老人回憶自己的戰鬥生涯時，最難忘的還是營救中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影片《漁光曲》的導演蔡楚生一事。

「外甥女」送「盲人舅舅」

自1940年起，當時作為中共地下黨交通員的巢湘玲主要從事聯絡、傳送情報等活動。機靈細心的巢湘玲被上級徐人傑委以重任，秘密護送蔡楚生從居所到中環碼頭附近的聯絡站——干諾道中的大中華酒店。

1942年1月7日清晨，兩位拎着行李的姑娘來到筲箕灣一間已停業的簾店前，謹慎地環顧四週後敲了敲門，一位盲人裝束的長者走了出來，他便是喬裝打扮後的蔡楚生。

兩名姑娘中的一位是蔡楚生的妻子、中共地下黨陳曼雲，另外一位便是巢湘玲。她們扮演兩姐妹，任務就是護送「盲人舅舅」蔡楚生安全前往碼頭，撤離香港。他們三人始終未露出破綻，幸運地通過了一個又一個崗哨，最終順利地把蔡楚生安全地護送到目的地。隨後乘船經長洲島到達澳門，然後經台山、梧州到了桂林，最終成功地撤離香港。

與蔡楚生一樣，在長洲島轉移的還有何香凝、柳亞子等人，當時負責長洲中轉站的就是巢湘玲的丈夫陳亮明。

這場歷時11個月努力完成的香港大營救，救出近千文化人士，守住文化「半壁江山」。據介紹，除8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人及家屬之外，還營救出大批國民黨駐港人員和外國友人，並接應了2000多名回國參加抗日的愛國青年。



巢湘玲老人 受訪者提供



《漁光曲》導演蔡楚生(1906-1965) 資料圖片



抗日期間，何香凝在香港淺水灣與從事抗日活動的文化界人士合影。右起：歐陽予倩、廖夢醒、洪道、何香凝、丁聰、夏衍、瞿白音、陳歌辛 資料圖片



年輕時代的巢湘玲 資料圖片



日軍在香港設重重關卡抓捕文化人士 資料圖片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邊界附近行軍情況 資料圖片

三親人死於日寇屠刀 巢湘玲：「這是一筆血債」

【大公報訊】記者石華、唐剛強深圳報道：94歲的巢湘玲手術後恢復不錯，目前一直在深圳博愛醫院療養。老人的女兒陳凱倫告訴記者，老人的生活很規律，每天都看會兒電視，但只看中央十三台新聞頻道，因此國家發生什麼大事她都知道。

寧靜、慈祥是記者對晚年巢湘玲的第一印象，但記者怎麼也沒有想到，她一家三口都死於日本屠刀之下，其中還有剛出生的大女兒。

1942年，巢湘玲和陳亮明奉命轉戰於大嶼山，開闢新的抗日戰場。1944年，日寇對大嶼山進行掃蕩，根據地的生活條件艱苦，巢湘玲分娩在即，無奈之下回到老家生產。不料被叛徒認出其就是陳亮明的妻子，巢湘玲和剛出生12天的女兒被日寇關進了監獄。「那所監獄位於香港中環德輔道上，是一家名為威健藥房改建的，日本人剛來監獄還沒有建好。」巢湘玲回憶說，在監獄裡缺吃少喝，日本人高興了就扔幾個飯團，她就

撿起來充飢，渴了就喝廁所的水，剛剛出生的大女兒就這樣在監獄裡去世，成為老人心中最大的痛。被關押了4個月後，因巢湘玲一直堅稱自己是梁太太（陳亮明當時化名為梁惠璋），日寇無奈之下將她放了。

在抗日戰爭中，除了大女兒外，巢湘玲的公公和一個姑姑也在長洲海上被日本人槍殺，至今連屍體都找不到。她直指，家族裡就有三個人死在日本的屠刀下，這是一筆血債。

巢湘玲想起當年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日子，指出這是經歷過的香港人都無法忘卻的歲月，不過香港人和全中國人民一樣，不甘淪為亡國奴，大批有志青年都奮起參加抗日。巢湘玲表示，當年港九地區的唯一抗日武裝——港九獨立大隊，全由港九各區青年組成，由共產黨領導，港九獨立大隊配合盟軍，牽制日本軍力，為抗日戰爭做了大量工作。她認為，這是一段值得香港人驕傲的歷史。

長洲成大營救「跳板」

坐落在香港島西南方12公里處的長洲，是一座狹長形的美麗小島。當時要想從香港渡海到澳門，長洲是必經之路，它就像是一塊可以越出敵人封鎖海域的「跳板」。考慮到陸路關卡多，一些名氣較大的文化人容易被敵人認出，危險性太大，中共地下黨人決定安排他們從香港經長洲，再轉乘船經澳門、中山、湛江等地進入內地，負責長洲中轉站的就是巢湘玲的丈夫——陳亮明。

在巢湘玲女兒陳凱倫向記者提供其父親陳亮明的一篇回憶文章《難忘的歲月》中提到，在陳亮明的精心安排和布置下，經過這條交通線脫險的有夏衍、范長江、金仲華、司徒慧敏、蔡楚生等幾十人。其中最著名的

是何香凝女士和柳亞子先生，他們是老同盟會會員、國民黨民主派的突出代表，地位高、影響大。

據陳亮明的女兒陳凱倫回憶，聽父親提起按計劃，何香凝、柳亞子從香港島轉移至長洲，再轉往海豐。可是好幾天過去了，海豐游擊隊一直沒有接到人。聞訊後的陳亮明立即發動全島漁船出海，苦尋一周未果。就在此時得知，何香凝等人已到海豐。原來，由於當時日軍沒收了一切機器，何香凝等人乘坐的帆船只能靠風力航行，出海後風向不定在海上漂泊許久，在遇到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西貢區的海上護航隊後，才得以順利前往海豐。

（記者 石華、唐剛強）



烏蛟騰是東江縱隊的重要基地。圖為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 資料圖片

偽裝難民 茅盾撤離香江

日軍佔領香港後，危難當頭，數封抓捕文化人士的密令急發，八方潛伏，蛟龍齊動，封鎖嚴密，危機四伏。據中央電視台拍攝的紀錄片《1942香港秘密大營救》描述，為了幫助受困的文化人士盡早脫離虎口，臨危受命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開闢了陸路和海路交通線。將文化人士夾雜在難民中間，混過日軍檢查哨成為營救的好方法。

香港淪陷後，社會秩序一片混亂，日軍為了急於消除「不安定因素」，把香港變成「模範」殖民地，便大批疏散人口，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難民扶老攜幼步行歸鄉。時任中共中央通信處香港辦事處處長劉少文和中共粵南省委書記梁廣決定利用這種時機，通過不同線路離開香港。

於是，化裝成難民的鄒韜奮、茅盾等人，有的身背一袋小米，有的身穿破舊的衣服，把眼鏡、鋼筆這些容易暴露知識分子身份的東西都藏了起來。在交通員的帶領下，撤離香港，沿途一直有武工隊提供武裝護衛和掩護。

在營救途中，不僅行程艱辛，還要瞞過敵人，通過關卡、哨崗。營救工作主要從兩路進行，一路從香港偷渡到九龍，再轉移到東江游擊區，另一路從香港經長洲島偷渡到澳門或廣州灣，再分別從廣東境內進入桂林。

這場大營救歷時200天，行程萬里，遍及十餘省市，共營救出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800餘人，被茅盾先生稱之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